



解昆樺

出生：民國六十六年生

學歷：碩士

現職：中正大學中文所

曾發表作品：「苦楝樹」、「臺灣·平埔·一九九九」、「竹塹·女人系列」、
「玫瑰與刀系列」

獲獎紀錄：苗栗縣夢花文學獎、竹塹文學獎、墨堤文學獎

新詩 第 3 名 合奏版圖--致臺灣詩人

創作理念

詩人的血管裡到老的時候，逐漸摻有歷史，並被評價歸入文學史。然而對於文學家的血液，並沒有所謂好的評價，或壞的評價，只有適當的評價。

刷卡制度完成了現代人對流浪浪漫地幻想，然而在戰亂裡的流浪卻是絕望、是恐懼。特別在這樣一個意識型態構建的世界裡，地理也成爲一種禁閉的想像，而能允許給予創作赦免權的是真誠的情感。

是以如果說愛情是世上唯一不可質疑的騙局，那麼鄉愁就是這世上唯一不可質疑的宗教。



合奏版圖--致臺灣詩人

一、尾隨白鴿前進--致臺灣詩人

鄉愁，沒有罪。我說
那個指甲拼命發長亟待脫離的年代
蹲在異地防空洞死了一遍又一遍
不合身的軍服沒有退繳機會
沾著夜墨琢磨而出的家書
卻被槍枝掃瞄而一再迫降
踩在汪洋異語泥沼上的
軍靴鞋帶鬆了一次又一次
足踝被勒令綁緊 卻連喉嚨都發疼啊……
想念的母語是只遺落的布鞋
在奔往公立學校途中，不知怎麼
遺失了。我穿戴厚重
透明的盔甲而無法發芽，在陌生的南洋
熟悉的藍潮騷 紫甘蔗花 綠椰林
卻仍一味孳長，濃郁卻拙劣地暗示了故鄉滋味
我被迫扛起筆桿在熱帶的空虛
追獵被雨林掩護的女犯
我是如何想用泥土裡吐露的蕃薯藤
與皇軍劃清界限，奔尋混雜在血液裡

那群奧萬大隨風酩酊逃難的楓葉
只爲以林沖
命名這一路的憂傷

軍旗上發紅的圓日下降了，北斗就算
在海嘯裡碎散，歸鄉的路
仍在南十字星的瞄準下
與暗夜搖曳的船燈尾隨白鴿前進
騎在牆上暈眩的向日葵
終於從梵谷瘋狂的手槍與畫框逃出來
釘根於泥土 清醒地 仰向和平的光
我懷抱沒有聲音的血流在暗夜燈火裡端視敵窗
中文還未鍵入骨骼裡的年輪
而遠方和身後的風景卻早在窗面隱隱合體
我在家鄉
試圖撫摸這匹陌生又新穎的獸

一路被懷舊風吹奏的喇叭花
用澄淨的膚質嘹亮自己的音色
我帶著斗笠逐漸體會音樂在光裡穿梭的潔淨
並在泥土埋下兩個學生的球根
生長成如同身上傷痕般姿勢的植物
我在那通往生命的阡陌
一次次被回憶擦撞，在稿紙上



灑灑成詩

二、亞熱帶的乳房--致臺灣詩人

鄉愁，沒有罪。我說
船曾一度被誤認為是馱負在背的
宿命，骨骼一次次被夢裡
漲潮的萬里長城壓過。被馬克思教條
鏽住的長江與黃河是兩條
困頓著江南無法打通的任督二脈
在那片鎖在煙雨圖中時隱時顯的霧氣裡
島嶼溫暖柔軟的土壤，足堪鄉愁裏被入眠
不耐咀嚼的石頭就放在詩裡吧
那種極端寒冷固執的質地
怎能噎在喉頭難以吞吐？
現實生活裡的鬱結難以減肥成
天使翅羽的鴻毛，便一味堆放到胃裡
疲憊地消化，中國西方現代古典理論現實
在血管與思路中壅塞地痛的醒來
受困化石裡的龍啊
是頭顱在枕頭上的夢遺

長安的希臘，紐約的台北
地名在意識的地震裡拼湊板塊，鐵蹄達達

將我自秋海棠放逐，從北平東路到南京西路
不斷地在光復北路與新生南路上徘徊
我是那隨季轉而遷徙的天狼，用節奏
企圖馴化對鄉愁的野性，雙手纏綁著
一條無法排泄的臍帶在公車恍惚搖晃地
像只風箏，在瓶子裡
被時代扯放
彷彿對世界的絕望投降

紅色是殺戮 黃色是溫暖 藍色是失落
故鄉是一片塗滿風景的牆
被時間逐漸斑駁，而記憶
在屯藏密語的心甕找不到粉刷的顏色
我無助地在血管中召喚長江與黃河
任由漲潮、退潮像把喚作歲月的鋸子
在骨骼上無盡往返
特別在中國風不斷吹拂流行雜誌的日子

當我仍困頓地品嚐著盆地外蟻曲成眠的觀音山
隱隱沾有廣東鐵觀音青棕的茶色時
竟被島嶼上的安石榴、南瓜、蓮霧、葡萄柚絆倒
跌出長夜，那亞熱帶的子房
在我撫慣青竹與蘭花的雙掌中膨脹
啊，從充滿蒲公英的小徑退回的我

是一度對火焰熱情的鐵器
在亞熱帶的冷卻中
找到母親另一對乳房

【新詩】